

遇见大暑,愿所有的光和热,都化作前行的力量,都具有“腐草化萤”的神奇魔法,一点萤火、数声蛙鸣、满池荷香,让我们在溽热节令中,获取身心世界的点滴清凉。

遇见大暑

大暑,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全国大部分地区,进入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。

一个“大”字,道尽了盛夏的骄奢,可以想象赤日当空,没有一丝风,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,闷热而又潮湿,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大暑和三伏重叠,俗语有云:“冷在三九、热在中伏”,说的就是大暑的厉害,此时无病三分虚,宜静养、勿躁动,当伏以消夏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没有空调和冰箱,消暑离不开一把蒲扇和一口老井。傍晚太阳落山后,我们就在门前的院场上泼洒井水,为乘凉做准备。吃过晚饭后,搬出大凳,架起竹床,左邻右舍、男女老幼聚在一起谈古论今,人手一把蒲扇摇曳生风,还可以品尝早已在井水里浸凉的瓜果,消解长夏带来的暑热。

大暑三候:“一候腐草为萤;二候土润溽暑;三候大雨时行。”古人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成,虽缺乏科学依据,却也不失为一种诗意的想象。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属于夏夜的浪漫,从追逐一只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开始。

大暑,正式开启桑拿和烧烤模式,幸好有“大雨时行”,给蒸笼似的人间,带来些许滋润和凉意。轰隆隆、轰隆隆,伴着雷声和闪电,巨大的雨点落下来,激起一片烟尘。“伏雨贵如油”,被烈日炙烤得奄奄一息的水稻、大豆、棉花、玉米等农作物,欢欣鼓舞、开怀酣饮。

也有多雨的年份,一夜大雨滂沱,门前的小河便满了,码头也被淹了,靠在河埠的小船,也水涨船高了。最快活的要数鸭子和大白鹅,雨水带来了丰沛的食物,它们在丰润起来的河道中游弋、觅食。

雨停了,太阳出来了,青蛙和知了叫得更欢了。此时节,荷花开得正好,置身荷塘,观万梗荷叶擎碧伞,赏千茎藕花染红妆,早开的,此时已结成了碧绿的莲蓬;正开的,散发着独特的清香;未开的,还是青中泛红的花骨朵儿模样。是大暑的阳光和雨水,给荷花以旺盛的生命力,荷塘也反馈自然天地,成为鱼儿、蜻蜓、青蛙的避暑天堂。

大暑,因为温度高、湿气重,饮食上也有讲究,各地风俗不同。北方吃伏羊,称之为“暑羊肉汤”,南方则吃绿豆百合汤、姜汁蛋、烧仙草等,也就有了“六月大暑吃仙草、活如神仙不会老”的民谚。

解暑良品当然少不了茶,以金银花、夏枯草、甘草等制成的伏茶,有清凉解暑的奇效,因为可以预防中暑,而受到人们的青睐。在条件有限的年代,人们以大麦茶、大叶子茶代替伏茶,也同样起到了抵御暑热的作用。

现在生活好了,电风扇、冰箱、空调等电器,早已成为家家必备的消暑神器,人们再也不用为热得睡不着而苦恼,但我还是怀念那些葡萄架下乘凉,一边轻摇蒲扇听故事,一边吃着瓜果数星星的旧时光。

遇见大暑,愿所有的光和热,都化作前行的力量,都具有“腐草化萤”的神奇魔法,一点萤火、数声蛙鸣、满池荷香,让我们在溽热节令中,获取身心世界的点滴清凉。

古村落焕发了生机。走进果园,树上见果,树下见瓜。

流年的村庄

一场夏雨洗尽铅华,空气格外清新。踏着青砖铺成的老巷,我回到了老村老屋,一晚上睡得很熟,醒来时已是晨曦初放。

清澈的蟒蛇河水,从大纵湖流来,一条弯弯的溪流环绕古村落。高大的树,青青的竹园,老屋建在了水岸边。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,鸟儿急不可待地说起了细语:“唧唧啾啾”“咕咕咕咕”。一鸟啼鸣,百鸟呼应,划破万籁俱寂的凌晨。鸟的鸣声,播入窗棂,唤醒了我。

明初“洪武赶散”,先祖们从江南迁徙而来。开挖河道,堆积泥土,在老墩子上建起了老屋,传统村落走过了600年。流年的村庄,绿色的田园,芦荡散发出清幽的氤氲。春天里,我仰望过每一棵直入云天的大树,看它们吐出的枝叶葳蕤。四季里,我端详过各式花朵,记得它们含苞待放、绽放枝头和落英缤纷的时节。人与自然共生,老村老屋老巷,时有雄鸡啼鸣,鸟儿嬉戏、飞翔在蓝天。

回故里,走一走,看一看,蜿蜒村前的大道,一汪荷池跃入了眼帘。夏荷婵媛,风光旖旎。平静的水面,亭亭而立的荷叶,露珠晶莹欲滴。叶上初阳干宿雨,水面清圆,风荷举。走过了春到夏,正是荷花绽放时。花白、花红,莲蓬层叠,出淤泥而不染。

漫步向前,一座石拱桥,连着青石垒成的水浜路,穿过水汪的中央,通向村庄。古村落,枕高墩,向荷塘,盛誉“水韵画里的乡村”。明镜般的河塘,鸭子游弋,荡起圈圈涟漪。河塘对岸,白墙灰瓦的建筑,错落有致。在那村头的九曲河面上,久经风雨的大木桥,如奶奶驼着负重的背。木桥的前方,新建成的钢筋水泥桥,贯通东西大道,通向远方。桥、水、云雾与初升太阳相晖,天水一色,映在近空。“两水夹明镜,双桥落彩虹。”(唐·李

白)古桥与新桥,彰显诗样的画景。

古村落的东首,一座恢宏建筑宗祠原址,尚见烛影晃动,香火延续。我曾跟着祖父来到祠堂,看家族祭祀大典的热闹场景。时尚幼年,还能模糊记忆宗祠的精美。宗祠建筑,画栋雕梁、飞檐斗拱,层次清新。它有盐渎水乡的灵气与精粹,有催人泪下的凄婉故事。宗祠建筑文化与雕花艺术,从抒情审美到儒道教化,陈述流年往事,让后人重温诗书礼乐,满满祝福与美美愿景,承载民俗风韵。

古村落焕发了生机。走进果园,树上见果,树下见瓜。夏熟的桃李瓜果接连上市。果园主人也是儿时伙伴,见到我迎上来,递给我一串新鲜的葡萄,摘一粒放入口中,甜如蜜,汁甘溢满嘴。徜徉在果园,我俩说着流年的往事,笑声回荡在果园,回荡在广袤的田野。

别过果园,漫无边际,从村头到老屋间来回走了多少次。一个人独行,似乎没有目标,却是寻找归乡的情结。不知不觉中,已是傍晚,那是古村落最美的时光。晚霞落下,飘然洒脱。霞光流韵,一河碎金。举目石拱桥,还有果树与荷花,如是恒久的雕塑,与古村落一同定格在了霞光里。

几声犬吠,催促夕阳落西山。一轮明月,扯下嵌满钻石的夜幕,覆盖了整个古村落。夜幕下,萤火虫提着灯笼,飞去了田野,又飞了回来,是为虫鸣的舞台点亮闪动的灯光。小路弯弯,延伸至月光映照的树荫下。微风中,农作物相互间的碰撞,发出细微的声响,被这静谧的夜色无限地放大,灌满在耳。我掖住沾满露珠的衣裳,生怕惊动了虫鸣,及那村上宁静的生灵。

夜色下,乡村的灯火渐渐暗下,虫鸣声依然不绝于耳。月色与相思,深深的眷恋,那是永恒的情怀。

法桐原是小城的树,我很想说些什么,可我说些什么呢?

渐行渐远的法桐

锡城的法桐长得好的,要数通惠西路上的那些。古运河畔也有,不过与香樟夹杂在一起就失了味道。法桐的味道是城市的味道,我以为。

老家的小县城过去也栽法桐。东方红大街能媲美京城的长安街,路两侧就栽了一溜。法桐皮实,抗严寒、耐盐碱,植下几年就成了气候。枝叶繁茂的树搂着路灯,像男人高大威猛,伸展的臂膀与对面的枝条紧紧相拥,老远望去就是道长长的拱门。入夜,躲在法桐里的路灯会发出昏黄的光。

这份记忆深刻,是缘于几十年前的第一次进城。城里于我,一切都透着新鲜,尤其是这树,乡下是没有的。但我终是看不惯这城里的树,不论它是否来自法国或者这树下能否发生浪漫的事儿,到底没有洋槐苦楝看得亲切。

树长得好的还数江南,江南好,好是在有充沛的水土。万物因水土才能活泛,比如通惠西路上的法桐。

通惠西路上的法桐看上去有些年头。粗者需两三人合抱,掐了正心,枝丫就朝四下里长,这棵连着那棵,交错缠绵,宛若一个整体。树根扎得颇深,一圈的地砖被它拱得隆起,似积攒无穷的力量。横过人行道的树枝是越了界的,就被生生锯断。做人要守规矩,做树也一样。然后留下脸盆大的疤痕,新生的树皮便遮丑般努力地朝断面包裹卷曲,边缘光滑,有一些绿,又有一些白,柔柔嫩嫩,若女人擦粉后的脸蛋。朝天锯了的显是伤了元气,像动过刀子的病人,不复先前的模样,饶是这般,整棵树还在努力地生长,向上,再向上,可怜那伤口难以愈合,天长日久居然腐烂凹陷,如褐色的鸟巢。

法桐现在看得少了。满眼是香樟,大约它不是常绿的树吧,便要遭到淘汰。江南气候温润,道边多植香樟。香樟四季常青,摘一片树叶揉搓轻嗅,有淡淡的清香。小县城便也效仿,刀砍斧劈那法桐,然后高价从江南运来香樟,只是栽下后却不生长,半死不活的看上去很是别扭。我想起先前的法桐,尽管我不甚喜欢这城里的树。

其实法桐,就算你冬天落叶又有什么关系呢,至少是知晓季节的更替。某日从枝头飘下一片黄叶,噢,秋天来了,然后在树下感慨一番。冬天,它的叶子掉光了,还有一树的悬铃。春天有绿芽,仿佛一夜间或是一场春雨后,就爬满枝头。尤其是夏天,浓荫遮蔽,步行、骑车都不必行色匆匆,累了,可寻个地儿坐下歇会儿。仰头,看阳光透过叶的缝隙洒下,地上便留下斑驳的影子,鼻腔中会充盈它的味道,不是花香,淡淡的似有苦涩,总是那种思乡的忧伤吧。我就想起远方的小县城。

幼时见多洋槐,初夏始花,一大片,如白色的云,飘散在道边与农家小院。后来白杨树一树独大,再没了与之抗衡的树种。

法桐原是小城的树,我很想说些什么,可我说些什么呢?

生
活
滋
味

日
闲
情

盐
都
邹
凤
岭

灯
下
漫
笔

响
水
陈
伍
军

登瀛

刊头书法 臧科书